

散文 佳作 宋家宏

筆名/宋臨同

個人簡介：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碩士班一年級

曾獲東海文學獎、中興湖文學獎

---

## 蟻道

妹的腳步從身後傳來，拖鞋踢踢躑躑的拽在地上，聲音比眼睛先抵達。

「你在看什麼？」我回答這裡出現螞蟻，於是妹和我一起彎腰看淡黃的螞蟻從曬衣房的石縫中鑽出，序列有致的逡巡，沿著牆縫，攀過鐵架，然後鑽進爺爺從前釘的木板櫃中，妹問我說，他們是從哪裡來的呢？

我不知道，我說。我不知道。

和許多事情一樣，我們經過看見後便逐漸淡忘，或是習慣。蟻群是這樣龐然又細小靜默的生物，只要未觸及到眼睛，我們便無法記起，只是在偶然間的飯桌或是廣告的間隙間再次想起，接著記憶又會被工蟻安靜迅速的搬離。

但我想起它們的時候總是很規律，固定在晾曬衣服時突然記起，接著匆匆地撥開曬好的衣物細細觀察。這些螞蟻的體色偏淡，在灰色的石牆上並不明顯，身上經常駝著不知道是什麼的屑塊，有兩條固定的行走路線，其中一條很長，一直接續到木板櫃中，或許另一條也很長，但因為路線鑽進牆縫中，而我並不知道牆壁的背面有什麼。

最初發現螞蟻時我決定盡早消除，於是在收完衣服後拿著殺蟲劑沿著他們的必經之路噴灑。我本以為這樣就結束了，卻在下次晾衣時發現他們仍舊安靜迅速的行走，接著我便換了各式各樣的除螞蟻藥，固態的、液態的、膠狀的、點塗的、噴灑的、靜置的，但每在下次曬衣時總會再次看見這些蟻群，不知道從哪來？又或是會到哪去？就這樣永遠安靜專心的走在石牆上。

我一直以為是這些螞蟻闖進我的空間的，但會不會是我走進他們的空間呢？他們或許早已在這些牆壁之中鋪就了一張細密的網絡，我們毫不知情的走進，向他們借走了這些空間。

於是我便不再管這些螞蟻了，偶爾在曬衣的間隙中會前去觀察，我喜歡看他們緊密的行進，像是一隻軍隊。我問妹知不知道螞蟻的眼睛，有人說從螞蟻眼裡看出去所有東西都是平面的，所以他們依靠嗅覺去找到回家的路，只要伸出手指繞著螞蟻畫一圈，或是劃開他們的路，那麼螞蟻就會失去方向。

「那他們就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我點點頭，伸出食指繞住一隻螞蟻，看著他在無形的圈裡打轉。

※

媽會在假日和外婆家視訊，有次我們躺在沙發上，聽見媽吸鼻子的聲音。電話掛掉後，媽和我們說小外婆走了。

其實我對外婆家的人沒有太重的印象，距離之前回去外婆家已經跨越十幾年，記憶中外婆家門外的山羊和大黑狗早就不在，黃土路也鋪好柏油，不只這些，外公也不在了。

我問媽要不要回去？媽的聲音浮浮的，她說現在這樣怎麼回去呢？現在根本回不去，去了也回不來。我看著這些字飄在半空中，就這樣想到曬衣房後牆上的螞蟻，媽說這場疫讓她回不了家，但早在大疫來臨前就有人伸出手劃開了媽回家的路，她像失去方向的螞蟻，在這借來的空間裡不斷打圈圍繞，有時候她彷彿找到了，走著走著又發現不過如此而已。

媽和我一樣距離上次回外婆家有了好長的跨度，她腳步艱難如涉水般的走在延展的時間中。媽會這樣長時間的未回家原因其實很直白，因為沒錢，爸當保人後被跑票，媽不知道從哪裡得來的工作消息，在離開職場好幾年後到一家小代工廠整夜整夜的裁燈管或壓鐵件。我不喜歡媽工作的地方，蒼白的日光燈一開就是整天，媽與其他阿姨坐在各自的位置上不留空隙的做著手工，廣播和機台裁切聲在空氣中互相撞擊，但這些都不是讓我最感到不適的，我最不喜歡的是代工廠狹長昏暗的走廊，放學後我會穿越走廊抵達盡頭將妹帶出，再牽著手回家，妹的手又小又暖，溫溫軟軟的包在我的手中，帶來一種舒心的靜謐，因為這種靜謐，每次離開那條陰翳走向日光照耀處時我總是帶著矛盾的內疚，我走出去了，留下媽獨自徘徊在黑色的長廊裡，這種巨大的愧疚逐漸將我壟罩，接著妹的聲音傳進耳朵，問媽什麼時候回家？

「快了。」我說，快了。

代工地方的老闆會開著藍色小貨車送貨來家，我們像是蟻群分食般從貨車上搬下紙箱，魚貫秩序且無聲的搬進巢穴，一箱一箱的餵給客廳。代工的紙箱高高疊起，將我們埋入，媽會在客廳撐起一張方桌，再撐起一場遼闊的夜，我們到睡前都在剝遙控車殼上的塑膠膜，剝好號疊在一起讓媽能迅速的往上貼貼

紙，任何人都喪失語言，只有 92.7 的廣播聲流洩在這個夜裡。偶爾我們會看爸從大陸帶回的盜版光碟，邊做代工邊看電影，電影裡的每個人（或是動物）都有字正腔圓的國語和口音，但沒有人覺得奇怪，電視的螢光一束束的射在臉上，烙下了薄薄的沉默。

有次夜裡我聽見媽在小聲的啜泣，那其實真的是極細小的泣聲，只是因為在半夜，聽覺便被放大數倍，我最初被媽的哭聲嚇到，於是輕輕的走下樓，腳掌落在地上有冰涼的推擠感。我躲在樓梯轉角的櫃子後，看見媽依然保持著貼車殼的姿勢，我並未看見眼淚，卻能清楚的看見悲傷，巨大的奔湧而來，透過方桌上的檯燈咬嚙著媽的影子，然後媽起身，像是再也站不穩般踉蹌，在客廳中遊蕩，但我不知道遊蕩意味著什麼，我只看見，看見這樣輕薄無聲的困惑及抵抗。那時候我覺得，媽一定很想很想回家。

後來的日子還是這樣，我們每天格式固定的重複一樣的行為，只是偶爾晚間的工作內容會有所變化，但大抵還是如此，只是媽回家的時間越來越晚，她會在傍晚打電話回來，問吃飯了沒、今天要完成哪些工作、記得鐵門不要鎖、早點睡覺不要一直看電視……，有時候夜裡我能聽見媽的機車聲和她上樓的腳步聲，劃破整片沉靜來到我們床前，有時候早晨我能看見媽騎機車離去，棗紅機車轉彎消失在巷口。後來燈管的貨量不多，媽就找到了宴會餐廳的工作，她說不累，只是收拾桌面和端盤子。但在我成長到可以打工的年紀後才發現餐廳瓷盤有多重，一萬二的生魚片還有精緻的擺盤和雕花，端上桌後我的雙手在不能控制的抖動，我跟自己說不能再想下去，再想下去便誕生強烈的指責，接著意識就會逐漸騷動。

餐廳的工作有時候是兩班，中午一場晚上一場，偶爾媽會打電話來，和我們說來拿菜、她會打包好放在機車座墊上、有好幾道菜都沒有人吃倒掉好可惜、拿回家熱一熱就不用買菜、還有蛋糕記得放冰箱。晚餐我們吃掉這些菜，放一碗湯在電鍋保溫，繼續做堆在客廳的手工，等媽回來可以輕鬆一點的完成工作，如果時間到了還沒回來，就點一盞小燈，拉下鐵門，將聯絡簿打開放桌上，帶著妹去刷牙，拿好明天要穿的衣服，在睡中等天亮。

在某一夜意識發散的半夢半醒間，我聽見媽來到我們床前，接著便夢便漸漸擴大，升起了一張泱泱的網，我夢見媽或騎著她的二手棗紅機車不斷地穿梭，或是像夜裡那樣徘徊，她行走過的地方都成為甬道，不斷的穿插交錯。時間在飛速流轉，無論日照升空夜晚垂落，我都跟在她身後，不遠不近的，看著她在廣闊的空間裡來回遊蕩，身後的流光形成了一束束的虹，再大片大片的自空中落下，像是一場流星雨，她的衣袂翻飛，頭髮散在半空，看著媽的背影，不知道為什麼，夢裡的我無比肯定的認為她在找一條回家的路。

※

跟著時間走，日子像電視裡笑容誠懇卻僵硬的主角所說的，漸漸好起來，媽不用整宿整宿的坐在桌前做代工，或是去餐廳端盤子，雖然回外婆家的次數還是少了點，但媽好像找到回家的路，她會在電話裡和外婆說下次再見的日期，說下次回去要做些什麼事，但誰都沒想到會經歷大疫，時間似乎好起來，又似乎仍然搖搖欲墜，媽在裡面走的岌岌可危。

在經過一場長長的雨季，天氣漸漸熱起來後，某天我就不再看見那些蟻群了，僅剩下一些蛛網和從前留下的滅蟲蟻的痕跡告訴我這裡曾有過一群靜謐又細微的螞蟻，而一切都被黏滯在那裡，我不知道他們去了哪裡，不知道那隻淡黃的小蟻最後有沒有找到被打斷的路。會不會在不確定的地方，那些甬道和小徑都形成蟻道，每一條都成為可以通往回家的路呢？我不敢確定，但一旦無人行走，很快這些蟻道又會像花那樣謝下來。

而我，我又記起這些遊蕩。

---

## 評語

### 王鈺婷 老師：

本文以蟻道為全文主要意象，首尾連結，意象鮮明，深具創造性。全文從對於螞蟻的生活觀察中，帶領出和原生家庭疏離的母親，因為疫情與其他原因失卻回家的道路，如同失去方向的螞蟻一般，尋找回家的路成為全文重要牽引。母親為支撐家庭的經濟，從事勞力工作，穿梭於工作與住處之間；早熟的女兒對於超時工作的母親懷抱巨大愧疚，希冀母親每日能安全找到一條回家的路，文末以開放性結局結尾，是為情感節制的家族書寫，平淡有情。